

独家 挚爱

树犹如此
SHU YOU RU CI
作品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白头偕老，
但我愿意成为你的那个人！

The sole
Love

{ 强势如她，还是输给了一段人人看好的爱情
聪颖如他，却偏偏无法代替她受尽难堪之苦 }

一段从青梅竹马追逐到地老天荒的甜宠纯爱
暖爱作家树犹如此倾情书写

痴情搞怪男护士 VS 御姐博士女医生

原名《爱上男护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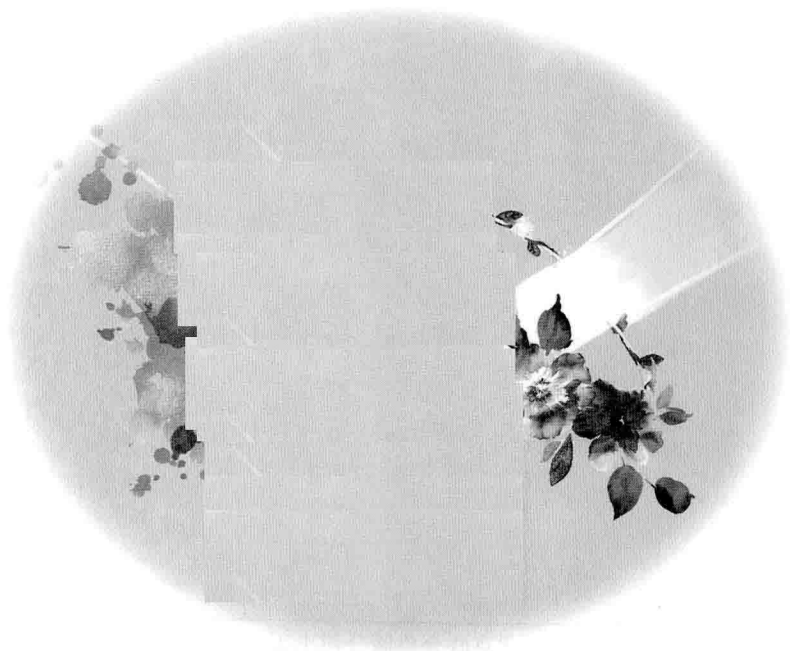


独家 挚爱

树犹如此

SHU YOU RU CI

作品



❖ *The sole*
Lov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家挚爱 / 树犹如此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9

ISBN 978-7-5502-4154-1

I. ①独… II. ①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4142号

独家挚爱

作 者：树犹如此
出版统筹：精典博维
出版监制：陈 娟
责任编辑：陈 昊 王 巍
策划编辑：樊 秀
装帧设计：小 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0千字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18印张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4154-1

定价：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2061212转8050

The sole
Love

独家挚爱

目 录



第一章 “男” 丁格尔	001
第二章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13
第三章 男护理组长	025
第四章 我不是反面教材	043
第五章 我不是天使	057
第六章 谁当了逃兵	068
第七章 护理部的日子	082
第八章 我们应该庆幸	095
第九章 特殊的电影	110
第十章 齐姜的归来	123

The sole
Love
独家挚爱



目 录

第十一章	镜面人	137
第十二章	男护士打针疼	151
第十三章	心在最近的地方	163
第十四章	男护士联盟	177
第十五章	什么是楷模（上）	192
第十六章	什么是楷模（下）	206
第十七章	传说中的ICU	217
第十八章	这种感觉你也知道	229
第十九章	南组长的春天	241
第二十章	乔笙歌的三胞胎	254
第二十一章	爱上男护士	266
第二十二章	我是天使，也是男护士	273

第一章 “男”丁格尔

这个社会，时髦紧俏的职业和奇葩的职业在大多数人眼里只有一步之遥，男人的工作和女人的工作有着说不清道不明却根深蒂固的内心划分，就像男人不能穿裙子，穿了就是变态，女人不能赤膊溜达，否则就是不知羞耻。

丁行一每每路过网吧门口都能听到身边一脸稚嫩、“杀马特”造型、洗剪吹风格的小青年拿着手机吆喝：“我一老爷们儿干吗听你们的安排？什么叫让你们没面子？我活着是为了你们的面子吗？是谁整天出去喝酒打牌，把我扔家里不管不教的？现在又嫌弃我学习差专业差，自己种的大白菜却羡慕别人家收的人参果。我告诉您，我就是个二流高中毕业考上三流大学的学渣，您要求我以后向比尔·盖茨看齐就好比要求柬埔寨造航母！”

他见到这个男人很多次了，每次他舌头不打转地对电话讲了一大通后，总是一副逗比的表情。每次丁行一从旁边走过时都报以蔑视的表情，只是那个“洗剪吹”从没注意过。

丁行一在网上看了看丽港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本年度合同护士的录取名单，在文档最下面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只是不知放榜者出于什么心态，在名字后面加了一个“(男)”。

丁行一在外人看来是个不大正常的小青年，尤其是在父母的朋友圈子里，更是个讳莫如深的人物。父母都是好面子的商人，每每提起儿子的工作，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尤其父亲更是三缄其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到丽港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报到那天。他像动物园里的老虎一样被围观着，不是因为他是名男护士，而是一身名牌的他开着卡宴大模大样地进了职工停车区域。

“我告诉您，大姐，大医院的医生都糊弄人，康复中心效果多慢。您带着孩子来康复多久了？您觉得怎么样？您实话实说。”丁行一停好车，远远地看到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站在儿童康复中心楼门口，正苦口婆心地劝说一个拿着保温桶的中年女人。

那女人穿着略显土气，低着头，像是在抹眼泪：“孩子在这儿康复四年了，家里房子也卖了。脑瘫的孩子，医生说能达到自理的程度已经很不错了，这几年也有很大进步……”

“靠他们这些医生当然只能达到这个程度。我告诉您大姐，您不如到西里坡的上善堂去让大师给孩子看看，那儿有专门的秘方，吃几服药，保管不出半年，孩子就和正常人一样，很快就能上学去了。”男人说得言之凿凿。

中年女人半信半疑：“看了多少大夫都说希望很小，只能一点点康复，没有捷径可走……”

“骗您干吗？我又不是大夫。在我老家村里有一个孩子和您孩子一样，就是人家上善堂的大师给治好的。四五个月，从躺在床上到现在跑得飞快，刚好到入学年龄，一点儿没耽误就上一年级了。”男人描述得神乎其神，“大姐，要不是我看您面善，一般人我是不告诉他的，因为人家上善堂的大师平时太忙了，去了也要看运气和缘分，不一定能见到。我只是想提醒您，孩子还是有救的，要多试几条路，怎么能就在医院里耽误下去呢？”

丁行一眼见中年女人被说动了，意识到这个男人是骗子，忙加快几步挡在中年女人和男人中间：“大姐，要是没试试下作堂，建议您先别去他们上善堂了，他们那边其实只是二流水平，下作堂才是真正的大师。”

丁行一用胳膊肘轻轻隔开男人，学着他的样子，更加夸张地和中年女人描述起来。男人见有人来搅局，着急地想推开他，无奈身高不够，一直被丁行一挡着。

“大姐，大姐，您听我说！”男人急得叫住她。

吴正阳从行政办公楼出来要去病房，刚好看到两个男人争抢病号，连忙给保卫处打了电话。

“大姐，下作堂的大师只要给您开一服药，喝下去四十八小时内，孩子立即活蹦乱跳，猴精猴精，绝无副作用。您瞧见最近电视上特别火的那个小童星夏萌萌没？那就是我们下作堂治好的，原来也是脑瘫患儿……”丁行一故意说得夸张，还不时辅以各种姿势。

中年女人一脸迷茫地看着眼前的两个人，开始意识到可能遇到了骗子。

“大姐，大姐！您千万别相信他！”男人踮着脚跟中年女人解释。

“大姐，您信或不信，神药就在那里，不增不减；您治或不治，神医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丁行一用手扇着风，故作怡然自得。

男人急了，正和丁行一互相推搡、要和中年女人解释的时候，几名保安过来将他们抓住。

吴正阳过来指着他们：“就是这两个人，公然当医托来欺骗患儿家长。”

“我不是医托！”男人首先反驳。

“你们误会了，他确实是医托，但我不是！”丁行一开始急了，“我真的不是！”

“我亲耳听见他们两个一个说是上善堂的托，一个说是下作堂的托，听得一清二楚。”吴正阳义正词严地指认。

“我不是什么下作堂……那都是骗他的。”丁行一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

“瞧瞧，他也说了是‘骗’，派出所的民警马上就到，到那边慢慢说吧。”吴正阳看着两人被带走，拉着一旁受惊的中年女人做思想工作。

丁行一坐在派出所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丽港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录用通知和护士资格证拍在桌子上，面前的两位民警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冯济世在病历单子上签了名，见吴正阳从外面进来，大步流星，离得老远就开始爆料：“今天外面真是艳阳高照，春光明媚！”

冯济世看了他一眼：“我看是你心里春光明媚还差不多。”

“我刚才又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你这天天把自己当如来佛祖了。”

“真的真的，我刚才去了一趟医务处，路过康复中心门口的时候抓到两个医托，差点就把咱们的病人骗到那什么野鸡诊所去了。噢，错了，还不是诊所，我估计就是个算命先生的山寨草棚，连名字都特别山寨。”吴正阳倒了杯水，表现得一脸正气。

“你可以改名叫吴大牛了。”冯济世忍不住笑。

“别说风凉话，要是你，估计就直接上去揪住医托不放了。”

“我可不会这么没策略。”

“矫情！其实这种医托主要就是瞄准小儿康复那边，孩子患了脑瘫，在咱们医院康复了四年了，治疗期长，心理压力大，父母容易受这些人的蛊惑。本来家里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快倾家荡产了，如果再被医托或者神算骗了，恐怕连生活的信心都没了。”吴正阳说话时的表情和手势极为丰富。

“你还真是居功自傲。”冯济世把病历夹一合，站起来朝他竖起大拇指。

“那是，我这人眼里不揉沙子。”

“冯医生，吴医生。”护士苗苗探头进来，笑了笑，“52床的家长来送锦旗了，他们今天已经办出院了，说想来再谢谢周主任。”

“周主任上手术台了，可能中午之前都下不来，下午还有新晋医师的岗前培训，别让他们等了，替主任收下，谢谢患儿家长。”冯济世还没说完，一对中年夫妻进了门，男人手里提着两个蛇皮口袋，女人手里捧着锦旗，几乎满含热泪。

冯济世和吴正阳连忙迎了过去，搀住几乎要跪下的家长。

“大夫，我们坐中午的火车，可能见不到周主任了，刚刚已经去谢过金护士长和苗苗护士了，这些东西是送给周主任的，请替我们转交！”

“你们千万别客气！”吴正阳搀着中年妻子的胳膊。

“要不是周主任医术高明，一再鼓励我们，还帮我们申请了减免费用，我们真的差一点就放弃了，周主任就是孩子的再生父母！”中年妻子泪流满面。

冯济世和吴正阳一再推辞，中年夫妻还是把两袋土特产留了下来，临走还说让孩子长大后一定来拜谢所有医生和护士。

送走了患儿家长，冯济世看着锦旗上的几个大字“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忽然觉得一阵欣慰，尽管那不是她的病人。

“要是咱们这儿天天都是送锦旗的，工作就顺心多了。回头让苗苗把锦旗给行风办那边送去登个记，好事就得多宣传。”吴正阳边将锦旗仔细卷好边往护士站走。

吴正阳出门迎面撞上了赵井宇，手里还提着两个餐盒：“哟，赵大帅哥来送饭了，下夜班还没回去？”

赵井宇是楼上麻醉科的医生，是冯济世从前的同学兼男朋友，一直是浑身正气，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可以和电视里面的美男医生媲美。正因为这样，他成了医院小护士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唯独吴正阳每次见到他都要开一通玩笑。

“下班了，想起来济世说想吃隔壁街的牛肉面了，专门去买的。”赵井宇笑起来还带着腼腆。

“真是体贴周到啊，让人羡慕，怪不得新来的小护士都想往你们科挤呢。”吴正阳朝坐在一边的冯济世挤了挤眼，马上挨了她一记眼刀，这才赶忙离开了。

赵井宇和冯济世进了值班室，享用两碗热气腾腾的面。冯济世边吃边拿出论文选刊阅读，不时用红笔画着什么，赵井宇好奇地凑过去。

“之前那篇复杂性先心病的文章被录用了吗？”

冯济世点头：“录用了，昨天给我发邮件了。”

“真是成果丰硕，这是今年第十五篇SCI论文了吧？”

“第十六篇。”

赵井宇佩服地朝她竖了竖大拇指：“怪不得普外科张主任一直想把你带过去。”

“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在这边。”冯济世没有抬头。

“普外科那边因为历史原因，竞争力相对小一些，胸心外科就不一样了，刚才出去的那位……”赵井宇用眼神指了指吴正阳，“就是你不小的对手。”

“我可从没把他看成什么对手，我做我的科研，和谁也没冲突。”

赵井宇的表情明显是在笑她天真。

“听说吴正阳抓医托的事了吗？”

“连你也知道了？”冯济世惊讶。

“这事都传开了。”赵井宇一副理所当然的口气。

“看来闹得挺大，回头我得看看医托长什么样子。”

“无非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好奇害死猫，老老实实吃你的饭吧。”赵井宇殷勤地给她夹了一块牛肉。

苗苗推门进来找空饭盒，冯济世招呼她坐下一起吃，苗苗连忙推辞：“护士长下午要给新晋护士进行操作培训，让我把器材和护士考核名单送到示教室去，我回来再吃。”

苗苗走到门口，又转过头：“冯医生，听说咱们科要来一个男护士，就是前些天面试的时候听说开着卡宴像逛庙会的那个。”

“先分到咱们科？”

苗苗点头：“名单都派下来了，叫丁行一。”

赵井宇笑了笑，难以置信：“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冯济世愣了一下，丁行一？

苗苗笑着爆料：“不过听说他刚来就被当成医托抓进派出所了，拘留了大半天，连岗前培训都耽误了。”

冯济世和赵井宇都愣了一下，冯济世问：“今天的事吗？”

“是啊，就是今天。”

她连忙叫住苗苗：“名单能借我看一眼吗？”

苗苗不明所以地递给她，冯济世翻了几页，找到了丁行一的名字，旁边有他的照片：“真是他。”

赵井宇探过头来：“谁啊？你认识？”

岂止认识。冯济世从来没想到丁行一真的会成为一名男护士，这个职业和他整个人性格气质极不匹配。在她的印象中，他还是那个流着鼻涕，拿着弹弓，喜欢大喊大叫的顽劣儿童，总是在她书桌前的窗外趴着，打扰她复习的节奏。

“月月！月月！”丁行一喜欢大声叫她的乳名，尽管相差七岁，可他从没叫她姐姐。

她记得他那时候说自己长大以后的理想是当一名“动物学家”，这么多年过去了，理想和现实之间果真是相距太遥远。

“这边这边！”赵倩倩招呼刚刚从派出所放出来的丁行一到大排档摊子上。

丁行一疲惫地看了看她，懒散地走了过来。

丁行一和赵倩倩曾经是同班同学，赵倩倩属于那种神经大条的女汉子。他记得那天在组织人事处报到的时候，赵倩倩激动地拍了拍丁行一的肩膀：“我都帮你打听好了，医院一千多个护士，男护士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你也别担心了，也算有人给你做伴。”

赵倩倩一通大嗓门让本来在这间办公室里并没有多少人注意的丁行一成了异类，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你就是这批新来的男护士啊！”

“你多大了？”

“男生怎么想到学护理呢？”

……

丁行一那一刻几乎想和赵倩倩绝交。

“我真服了你，你这么有牺牲精神应该被医院表彰才对，怎么会被抓进去呢？”赵倩倩一脸忍不住笑的表情。

“要不是我拖延时间让保安过来抓他，那个患儿家长就一起跟他去那什么上善堂拜大师求灵药了。”丁行一吃了口菜，心中愤愤不平。

“你起的这名字也太牛了，‘下作堂’，亏你想得出来……”赵倩倩扑哧一声忍不住笑了。

“你懂什么，这年头说服病人或者家属接受正确的医疗措施令人心力交瘁，要雄辩善论。看了几本养生的书就装作懂行的大有人在，相信神医神药神力的人比比皆是，你磨破嘴皮子跟他说了一大通之后换来的只是人家的自以为是。所以我当时就想着，我要是先说自己是这家医院的护士，很可能根本达不到效果，不如以毒攻毒。”丁行一拿着筷子，整个人都气鼓鼓的。

“你这么一来效果确实达到了，在全院都出名了，来了两天就出名的人，我估计你是第一个。”

“那还要谢谢你在组织人事处卖力地帮我宣传了一把，唯恐别人不知道我的身份。”

赵倩倩爽朗的笑声直接穿透排档一条街。

冯济世刚下夜班，拿着手机调出“丁行一”的名字，按了拨号键，还没接通，又连忙挂了，收起手机去换衣服。

丁行一招呼服务员再来两瓶啤酒，却被赵倩倩制止了：“明天正式上班，今天不能喝醉，早点回去养精蓄锐，给你接风就算到此为止吧。”

“谁说今天是给我接风？”

“不是把你从局子里捞出来，我今天都不准备出门。”

“今天日子特殊，多坐一会儿吧。”丁行一示意她不要着急。

“还有什么特殊的？”

“重大节日。”丁行一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第一页竟然写着“3月21日，阿富汗新年”。

赵倩倩差点被雷飞：“我都忘了你还有‘逢节必过’这毛病了，连阿富汗新年你都过，怪不得你抓医托都能把自己抓进局子里，操心操得真远。”

“到了九点半，想去哪儿随你。”

赵倩倩似乎忽然明白了点儿什么：“你妈来了？”

“真不愧是我哥们儿，她听说我正式入职了，来看看我，不过我谎称加班，不然非得听她唠叨到天亮。”丁行一又开了一瓶啤酒和赵倩倩继续聊起来。

丁行一回到家里，拿出手机，果然有母亲的未接来电。他又调出电话簿，找到“月月”的名字，对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却始终没按下去。

晚上回到家，他将自己的行李箱打开，掏出了半箱的书和碟片，伸手塞进租住屋的书柜里：《无脊椎动物学》《哺乳动物语言学》《鱼类的交谈》……他小心地把压在下面还没拆封的新书掏了出来，珍惜地擦了擦，“伴侣动物殡葬研究”几个字在封面上赫然可见……

第二天天还没亮，丁行一就睡不着了。赵倩倩激动得一大清早就买了早点在楼下等他，蹭车去了医院，路上还不断整理妆容。

“今天可是埃塞俄比亚一个邪教组织被铲除的纪念日，你打扮得这么隆重和日子不符。”丁行一斜了她一眼。赵倩倩长得算是稍微粗犷的类型，平时也不修边幅惯了，今天却突然化了妆，让丁行一总忍不住笑场。

“你整天过一些不着调的节日。”赵倩倩对着镜子把头发重新梳了一遍，“我爸妈听说我在这批护士里以考试第二名的成绩进了丽医附儿院，在我们镇上可是奔走相告。我的目标可是好好工作把他们全都接到丽港来，所以我和你那精神层面的高大上节日搭不上边，对我来说今天上班就是最大的事。”

“有时候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家里就有不同的效果，凭什么女生当了护士家里就当作光耀门楣，各种奔走相告，男生当了护士就成了家丑不可外扬了？”丁行一从后视镜里看了看赵倩倩修饰得和平时不大一样的脸。

“偏见，都是偏见！”

“我劝你把粉擦淡一点，没读过护士职业守则吗。”

赵倩倩对着镜子撇了撇嘴。

胸心外科护士长金巧珍将丁行一和赵倩倩来回打量了两圈，最终将目光放在丁行一身上。金巧珍再过半年就退休了，护士帽下面的头发也白了一半，眉间有一道深深的纹路，看起来是忧思过度留下的痕迹。尽管她年纪大了，却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一来是因为她资历深、经验丰富，二来是科室里始终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眼前这个男护士比她听到传闻后所想象的更糟糕：高高的个子，单眼皮，头发染得微黄，发型在她看来也不是正经小青年的风格；身上的T恤图案搞

怪，裤子还破了几个洞。开口打了个招呼，金巧珍立即将他归为非主流一类。想到她退休前带的最后一个男护士竟然是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心里不禁有些不舒服。

“现在的新护士没有以前好带了，个个是独生子女，讲奉献讲牺牲没人听，说多了都觉得是我这个老太婆老古董。尤其是医院开始引进男护士以后，男护士管理这一块，好像始终没形成一套好的培养方案，反倒是遇到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金巧珍跟护理部主任申云秀抱怨，但仅仅止于抱怨，毕竟工作了一辈子，什么样的困难没见过，有时候明知道是困难，也只有慢慢克服。

“你叫丁行一？”金巧珍终于开口。

“英文名 York。”丁行一回答。

金巧珍愣了一下，表情更加严肃：“拿笔记一下，有几点是需要记住的。”丁行一没明白她的意思，赵倩倩连忙殷勤地拿出笔来做好准备。

“第一，医院里同事之间不称呼英文名，这不是外企，何况你是中国人。第二，头发立即染回全黑，发型要清爽精神。第三，即使是工作服里面的衣服，也要尽量穿得稳重得体，我们面对的是病人，要时时刻刻给他们一种可以托付信任的感觉。像你这种形象，如果让我打分，只能给不及格。”金巧珍说完，转身就走到前面。

丁行一看了一眼自己的装束，还没反应过来，赵倩倩已经凑了过来：“护士长好像很凶，你死定了。”

丁行一将赵倩倩的头推到一边，跟着金巧珍继续往前走。

金巧珍带着他俩到科室参观，介绍科室的情况，每见到一个医生或护士都会介绍名字和专业。

吴正阳从后面走了过来，看到丁行一便说：“哟哟哟，我来猜猜，看装束，这位就是新来的男护士吧？幸会幸会，比我还高，这不科学啊！”

苗苗转头瞥了他一眼：“你也就勉强一米八，比你高的大有人在，别搞得好像自己是高个子的代名词似的。”

丁行一回头看了看吴正阳，爽快地伸出手：“又见面了，吴医生。”

吴正阳把病历夹换到另一只手上，和他握手后把胸牌拉到丁行一眼前，上面写着“小儿胸心外科，主治医师”。

“真对不住，你那演技真是奥斯卡影帝级的，我完全被蒙住了。”

“吴医生您别客气，他长着一张医托的脸。”赵倩倩凑过去说。

吴正阳看了看赵倩倩，还没等丁行一说话，赵倩倩连忙主动开口：“我……我叫赵倩倩，和他一起来的。”

“了解了，欢迎咱们科的新成员！”吴正阳回头招呼冯济世，“济世，这边这边，来认识两个新同事。”

冯济世刚要往这边走，却被一个询问病情的患儿家长拦住了。

丁行一看了看冯济世，嘴角不由得流露出笑容。赵倩倩戳了戳他：“你笑什么呢？见到一个长得还不错的就走不动了？”

丁行一回过神来：“扯什么呢？她比你还难看。”

赵倩倩揪着他的工作服直瞪眼。

冯济世拿着病历夹走过来，示意丁行一靠边站。丁行一自觉地站到一边，朝她吐了吐舌头。

“下班后等我一下，有事找你。”冯济世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

丁行一却表现得无比自然：“下班我请你吃饭。”

“不用，我说完话还要回家。”

“这么久没见，叙叙旧还得长话短说？”

冯济世没理他，继续朝前走，丁行一跟在后面小声喊：“月月，月月。”

冯济世猛然停下来，皱着眉头：“月月是你叫的吗？出了医院可以叫姐姐，在医院叫我冯医生或者冯老师都可以，我初中就改名字了，我现在叫冯济世。”

丁行一愣了一下，抑制不住笑出了声，被冯济世瞪了回去。

护士长金巧珍忽然过来叫住了丁行一和赵倩倩：“咱们先简单地参观一下，我把科室的主要病种跟你们说一下，待会儿你们准备准备，在医生办公室开科务会。”

赵倩倩答应了一声，又凑到冯济世身边，爽快地伸出手：“冯医生你好，我叫赵倩倩，和他一批进来的护士，以后叫我倩倩或者小赵都行。”

冯济世也友好地伸出手去。

科务会上，领导一直在强调医疗质量和护理服务细节，科主任和护士长挨个宣读院里下发的文件，传达了院周会强调的内容。丁行一和赵倩倩作为新人做了自我介绍。

护理部主任申云秀也来参加会议，她今年刚四十岁，却显得格外年轻，皮肤白皙，目光炯炯有神，整齐的斜刘海配上端正的护士帽，显得端庄而有气

质，只有帽子上面的三道杠表明了她的身份。

散会后，申云秀将金巧珍和丁行一留了下来：“我听说你来的第一天就抓了个医托。”

“这都不是事。”丁行一显得极不谦逊。

“那你觉得什么才是事？”申云秀饶有兴致。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一定是惊天动地的。”丁行一抬了抬眉毛。

申云秀笑了起来：“进了护士的队伍，慢慢你就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要说有的话，每一样都算惊天动地。”

“护士长，回头带他和谢小强认识认识，都是男护，互相认识一下、交个朋友是好事。”申云秀想起谢小强最近越来越沉默，心里不禁担忧，有个同类人进来应该能有帮助。

“我自己去找也行，别麻烦护士长了，我也想认识认识这兄弟，听赵倩倩说，他在手术室？”丁行一的随意让申云秀和金巧珍都觉得惊讶，几乎没有一个新人在第一次见到主任和护士长时就能如此随性。

丁行一走了以后，金巧珍还不无担忧地和申云秀说：“申主任，您可是又给了我一个大麻烦，我一看这小子就不是稳当的人。听说他背后还有点儿来头，这样的人放在我们科里，我都不放心。”

“有的时候，看人不能光看表面，也许哪一天就会突然发现他是个宝呢？”申云秀一直笑意盈盈的。

“难！我十八岁来到咱们医院，眼看三十六年半的工龄了，连院长我都迎来送往八任了，我看人一看一个准！”金巧珍不满意申云秀的安排。

“我刚来医院的时候，您就是我的带教老师，当时在胸心外科，您说我粗心大意，做事也笨手笨脚，不是个做护士的苗子。这么多年了，我不是一样改变了吗？”申云秀试图说动她。

金巧珍的脸色沉了沉，这么多年了，确实变数太多。当年她刚当护士长的时候，申云秀就在她的组里，没少挨她的训。可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依旧是个一道杠，申云秀却一路过关斩将，头顶三道杠。据小道消息说她年内就要提副院长了。

“我就怕不是人人都能这样。”金巧珍摇了摇头，“我还有半年就退休了，按说早应该退二线歇着，要不是你总挽留我，我真撑不到今天。”

“科里责任重大，没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之前，您还是要辛苦一些。”

“我也没这么重要，地球离了谁不是照转？”

金巧珍嘴上这样说，心里对这个岗位还是眷恋的，对人人都说这里少不了她，还是有那么一丝沾沾自喜的。

“您科里的几个护理组长，您觉得谁更合适？”

“苗苗活络一点，但年轻了些；齐姜老练一点，但太花哨，何况她现在还在国外进修学习；小李刚当组长，还在观察阶段。”

“南江呢？”

“他呀，要不怎么说男人不适合护理专业，尤其是南江，我总觉得，他的才能，当一个护理组长都够勉强了，护士长的岗位完全不用考虑。”

申云秀思忖了片刻，只好点了点头：“也许他还没找对工作方法。”

“都十二年了，还没找对工作方法？难道要找到退休为止？医院男护士本来就屈指可数，这些年他一直是我们科唯一一个男护士，要不是医院里想给男护士机会，我看他当组长都不合格。”金巧珍心直口快。

“这样吧，南江月底就进修回来了，到时候找他谈谈话，丁行一就安排在南江的组里吧。”

“我看也是和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

“那安排在齐姜的组里呢？”

“那就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申云秀忍不住笑：“这样吧，先安排在苗苗那一组，等南江进修回来再做打算。丁行一最近还在岗前培训阶段，他想来科里工作，还得看能不能考试过关。”